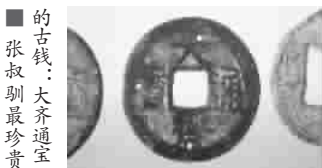


古钱大王张叔驯传奇(下)

◆ 宋路霞



乡间庙里有乾坤

张叔驯有几个重要的钱币商朋友,如绍兴的戴葆庭、戴葆湘昆仲,宁波的董授奔,杭州的朱宝庆、朱宝定昆仲等等,都是张叔驯的主要古钱供应商,其中戴葆庭对他贡献最大。他那枚举世闻名的“大齐通宝”就是戴葆庭为之提供的。

戴葆庭年轻时就打着旗号周游列国,在各个大小城市和村镇,甚至到穷乡僻壤收集古钱。有一天他走到江西鄱阳乡下,看到有几个小姑娘在踢毽子,他一时无事就在一边看,他知道农村的小孩子们踢的毽子的底座都是用铜钱做的。他正看着,突然一只毽子飞到了他的身边。他捡起毽子,翻过来不经意地瞧了一眼,竟被吓了一跳,原来那毽子的底座钉着一枚南唐的“大齐通宝”铜钱!这把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最后花了几个零钱就弄到手了。这就是后来被泉币界称为“四眼大齐”的稀世珍宝。回沪后这枚古钱被张叔驯相中买去,视为铭心之品,奉若拱璧,其斋名也因此称作“齐斋”。

关于“大齐通宝”,古钱界历来极为重视。该钱拓图最早见于清道光时戴醇士的《古泉丛话》,后又被转载于清同治时李竹朋的《古泉汇》,又见于唐与毗的《泉币汇考》等。但是近代以来除了戴醇士以外,大家看的都是拓片,真钱谁也没见过,而且,原先大家都认为,该钱是黄巢所铸,因为黄巢建立的农民政权号为大齐。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过怀疑,直到80年代,经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考证后,才以有力

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翻前说,证明“大齐通宝”是南唐前期的铸钱。

戴醇士所藏的那枚“大齐通宝”因残缺左角,故称“缺角大齐”,那是他家中的祖传之物。但是戴氏久已失踪,据说在太平军攻破杭州城的时候,戴氏怀揣这枚宝贝古钱举身跳钱塘江而死,从此世间再也不见“大齐”踪影。

时至六十多年后的1925年,戴葆庭却偶然从江西乡下逮着一枚。因为小孩子制作毽子需要,在上面戳了四个小洞,故世称“四眼大齐”。由于“缺角大齐”不复存在,“四眼大齐”就成了世间孤品,顿时身价百倍。又有前述藏泉前辈的人文掌故,张叔驯得之后呵护之殷切可以想见,故长期秘不示人。他为防他人掘拓片翻制,就连拓片也控制甚严。甚至在1927年印行的一期《古泉杂志》上,也没有透出消息。

但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久了,亲朋至好总想一睹该钱的风采。张叔驯想了一个办法,请翻铸高手仿制一枚,以代真品,偶尔示人,足炫法眼,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这就是张叔驯后来带到美国去的珍钱中,为什么会有两枚“大齐通宝”的真相。这个谜底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马定祥在一篇文章中揭开。

张叔驯一个佛界朋友朗悟和尚,也帮过他不少忙。朗悟和尚原先主持湖州城里南编吉弄拐角上的栖贤寺,后来又搬到杭州灵隐寺,在湖州地区非常有名望。这位朗悟和尚也喜欢玩古钱,深谙古钱的奥秘和学问,在云游四方时也注意收集。杭嘉湖地区的善男信女们知道朗悟和尚喜欢形制特别的古钱,也就都想方

设法为之搜罗。有一年,一个杭州工匠从乡下得了一枚五代铸铸的鎏金质背龙凤纹的“天策府宝”钱,大喜过望,将之呈送给朗悟和尚。朗悟将这枚前所未见的孤品推荐给张叔驯,张叔驯竟以三百两银子购下。长年累月,人多力量大,江南地区有价值的珍稀古钱很多都到了朗悟和尚的手上。这样自然引起了张叔驯的更大兴趣,每当过年过节朗悟来张家拜贺时,张叔驯总是吩咐账房取出大捧银元施舍。朗悟无以为报,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把自己收集来的古钱掏出来。据张家后人讲,抗战之前张叔驯的确是常去杭州灵隐寺的。他本人并不信佛,去干什么呢?想必总是与朗悟和尚口袋里的古钱有关系。

古泉学社第一人

张叔驯不仅朋友多,他还是泉币组织的发起人和积极组织者。

早在1926年,张叔驯就邀请泉币收藏爱好者程文龙等人,创办过一个古泉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泉学研究团体。1927年,他还创办了《古泉杂志》,是中国最早正式出版的钱币专业杂志。但是不知为何,这个杂志仅出版了一期就没有声息了。

到了1936年,随着中国泉学热潮的逐渐高涨,大家深感有必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泉币组织,并出版定期刊物。张叔驯、丁福保、叶恭绰等人又蠢蠢欲动了,于是再重起炉灶,发起成立了中国古泉学会,张叔驯任副会长,第二年改选任会长,并创刊《古泉学》季刊。可惜这次寿命又不长,季刊只出版了五期又没有声息了。

1937年春天,张叔驯、陈仁涛、王荫嘉等人心犹不死,又要成立泉币学会了,计划由张叔驯和陈仁涛

二人各出一万大洋。不料正在他们为这第三个泉币学社的诞生积极奔走时,抗战爆发打破了文人学子的尚古美梦。第二年春天,张叔驯一家与他的堂叔张静江一家,乘船到香港去了,后来又去了瑞士和美国。这个泉币学会,只能半途夭折了。

前两个泉币组织中,他都是发起人 and 主要负责人。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在上海成立时,尽管他人在美国,还是作为赞助会员,为学会出了力。他还曾著有《齐斋泉乘》一书(未刊,曾在《古泉杂志》上刊出数则)。可惜后半生在异国他乡过日子,环境变了,生存的土壤变了,泉币生涯的滋味也必定不同了。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他因为家事曾回过上海,一个月后匆匆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两年后不幸在美国去世。

“齐斋”藏品的最后归宿

1938年,张叔驯全家因日军侵华而到了美国,临走时把他的所有钱币收藏及生意上的事务,全都委托他的姐姐张智哉代管。在美国,也许是因生活所迫,他出让了他的古玉,但他还是舍不得出让他的宝贝古钱。

抗战胜利后,张叔驯曾于1946年回到上海处理他的账务和财产,一个月后返美,临走时把他最好的古钱(约两千枚)带去了美国。这两千枚古钱是他收藏中的至精品,著名的孤品“大齐通宝”就在其中。在他最后的几年里,张叔驯曾在纽约曼哈顿东57街125号开了一家东方艺术品公司,可是由于健康原因,生意未能很好开展。1948年5月30日,这位中国古钱收藏的冠军,在纽约哥伦比亚亚长老会医院不幸病逝。

这两千枚古钱现在仍在美国,但是已经易手,在张叔驯去世后由其夫人徐氏出让给了美国一个著名的慈善事业基金会。张叔驯的这批最后的精品,包括孤品“大齐通宝”、“应天元宝”、“中丝元宝”、“应圣元宝”、“咸平元宝”、“天庆元宝”等现在被收藏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艺术博物馆内。

还有一部分藏品在上海博物馆。张叔驯有个内兄叫徐懋斋,他曾获得过一批张叔驯的钱币珍品。解放后他生活发生困难,他就把这批古钱卖给了上海博物馆。

1946年张叔驯回沪时除带走两千枚最好的钱币外,其余藏品交给他的姐姐张智哉保管。张智哉1956年去日本时,就把这些东西委托她的女儿、女婿保管。1961年,张智哉的女儿、女婿也要去美国了,这些东西就交给张智哉的女婿顾家的一个亲戚保管,直到“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文革”后落实政策时,被抄走的东西重新发还,里面除了其他文物,还有三千余枚古钱。当时博物馆动员藏家把好的东西捐献给国家,或者作价由国家收购。在这种情况下,留沪的最好的一部分藏品也归入了上海博物馆。

现在留在张叔驯的儿子张南琛手里的,是剩下的最后一部分藏品,包括数百枚古刀币。岁月沧桑,历史无情,一切都成了过往烟云,但是张叔驯永远是中國钱币收藏史上的一道耀眼的风景。无论是他的小开生活,还是他的钱币收藏,都像历史五彩缤纷的落叶,洒在了上海滩走向辉煌的大道上。

摘自《上海小开》上海韩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28.大光明大戏院:那片始终不曾散去的金黄光

1933年6月14日,上海初夏,一个与众不同的空间在上海静安寺路216号(而今的南京西路)诞生了。那天,上海新闻是如此鼓吹着这个电影院和它放映的影片的:“远东唯一的富丽伟大的电影之宫,米高梅公司超特出品新时代的陆海空军战时巨片……”

那天的那时,又有哪些市民被这幢建筑掠夺去了视觉,而且,还有一种无言的、失语般的震撼?一切发生了改变,甚至是一次革命。沿街的建筑立面,呈现着横竖线条与体块交错,墙面则饰以浅黄色的拉毛粉刷。入口处为高大的铬合金钢框玻璃门,两侧墙面贴着黑色大理石。入口上方还有一个乳白色玻璃雨篷,它的上面便是由大面积玻璃长窗构成的竖线条,一边竖立着一个半透明的长方形玻璃柱,以30米的高度探入在1933年的上海夜空下。

一切开始于1928年。潮州籍商人高永清与美国商人合资,购进上海派克路原卡尔登舞厅旧址的地产,又耗资20万元,兴建了大光明大戏院。大戏院开张之日,中国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自为其剪彩,大戏院的称谓与梅大师有着密切关系,取的是“梅开光明”之意。但由于高永清不善经营影业,大光明大戏院好景不长,1931年11月便关门停业。

就在此时,有个强人出现在上海舞台上,他就是卡尔登的老板英籍华人芦根先生。芦根先生向来有做一个上海滩电影行业老大的欲望,但理论上,他的这种野心和愿望,是要受创建了上海第一个电影帝国的西班牙人雷玛斯阻击的。不过,1928年,老雷已经返回自己的故乡,在巴塞罗那某条向阳的大街上,靠着斑驳的老墙,一边喝着下午咖啡,一边晒着地中海的太阳,一边心猿意马地想着遥远的上海往事。当芦根先生最大的竞争对手在上海已经消失,他个人的愿望便有

了完全实现的可能。历史记载芦根以联合电影公司之名,对关门歇业的大光明大戏院作了收买和租赁,又追加投资110万元,将旧戏院以及附近建筑全部推倒重建,聘请的建筑设计师便是邬达克。

历史对大光明还有什么话要说呢?只要你熟悉并了解20世纪的上海,你便会发现这样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电影,成了上海市民最为醉心的娱乐形式。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由于上海在20世纪20或30年代在整个亚洲的领先地位,一海之隔追求时尚的日本人,为了第一时间亲近“好莱坞”,每每乘坐海轮赶到上海看完电影再回日本。

现在,让我们进入大光明大戏院,严格地说,其实是进入大光明电影院,时间是2012年2月16日,下午3点,天色阴沉,大光明电影院斯后副总经理却很灿烂地在大厅等候着我们,迈步上前的刹那,我感觉着自己穿行在1933年6月14日与此刻之间。甫一进入,眼前只觉一片辉煌的金黄。

斯总说道,门口上方这15块大玻璃已经不是邬达克时代的了,那时的玻璃上还呈现米粒状,天光进入便会产生奇妙的折射,那番迷人景象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啊。也许看到了我的茫然神情,斯总转移了话头,他说:“大光明的建造,邬达克既用了象征古典主义的直线,又用了象征现代主义的弧线,直线与弧线交接之处,在大光明随处可见。”真是这样。二楼墙与天花板的衔接地方,一条现代主义的弧线正优雅地延伸而去,它不仅牵引着人们的视线也牵引着人们的身,不过,这个空间里还有许多细节让人咀嚼再三。譬如,大厅,黄黑格子相间的地坪上,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符号,显然不是拼音字母,亦有一些象形意味,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个有些古怪的符号里,有着邬达克姓名的左右结构、汉字的上下结构以及匈牙利国旗的十字架图案等等要素,理所当然地,它被称作了“邬达克密码”。进入放映厅,没有差别的或许是抬头仰望到的水波状天花板,那份怪异的蟹青色一如80年前般地迷惑着你,勾引你立刻便沉浸在了首映片《热血雄心》的意境中。这个大光明啊,这个让人说不完道不尽的邬达克空间啊。

13.直觉告诉我并不那么简单

林岳没考上大学才回头跟当吹鼓手的父亲学喷呐,到剧团时已结了婚。马兰花高中毕业后学了两年缝纫,随林岳进城后到了服装厂,一年后成了专职打字员。

该厂长滕云青,三十来岁,高大威猛,头发与脸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有着一双不知用“笑咪咪”还是“色迷迷”形容的眼睛。既租了他的房就免不了打交道。自他见到我,眯眯眼里射出的光就像两盏灼热的追光灯。房租费,他坚决不要,还三天两头往我家里串,今天送这天送那,嘘寒问暖宛如亲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琢磨的是啥,我自然清楚,我从委婉的躲避变成明显的拒绝。

一天傍晚,我走出单位大门发现自行车没锁,正着急呢,滕云青从对面的车里眯着眼向我招手,哦,自行车在他的后备箱里躺着呢。“滕厂长您好,找我有事儿吗?”“请你赏光,一起吃个晚餐,可以吗?”“不好意思,我已约了人。”“如果我告诉你不但有事儿,还很重要呢?”“那就请讲吧。”“路边是谈话的地方吗?要不……去我办公室吧。”

滕云青的办公室布置得金碧辉煌,设施豪华时尚,典型的老板风格。

“我跟你商量的事儿特简单,你只要点个头而已!”滕云青倒也快人快语。

“杀我头我也点头吗?至少我要明白为何要点这个头吧?”“别杀你头了,要有人动你一根汗毛,我都跟他拼命!”“谢了!您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到底啥事儿?”“给我当办公室主任吧,工资给你翻两番儿。”

“砰砰!”敲门声。打开门,是马兰花,我从长沙发上站起来。“马姐!”“哟,小雅厉害呀!认识才几天,就成了我们厂长的贵客啦!”一句话中有话的话,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滕云青一脸的不耐烦。“你咋还没走?”“刚打完材料呗!”

文件“啪”地摔在老板桌上,门又“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她可能听到我对你说的话了,她盯着那个位置很久了!”“是吗?”直觉告诉我并不那么简单。他关上门,挨着我坐下来。

“谢谢您的器重。我很喜爱自己的工作,暂时还不想调动。”“有点追求好不好?一个小工厂播音员有啥前途?如果你真那么喜欢播音,我就把你调到广电局。”

哦?我的目光满是不信任。“你不用这种眼神儿看我,这事儿小菜一碟。知道广电局局长是谁吗?我舅舅!再说了,你比那几个主持强多了,外貌比她们漂亮,气质比她们高雅,你在这个破厂是暴殄天物!”

这曾是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梦。还真遇到伯乐了?我审视他。

“我哪儿有你说得那么好?”“你的好不是用话就能说出来的!你有种与众不同的神圣,男人看到你虽会怦然心动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你太夸张啦。”“难道你没感应到吗?从你见我第一眼,我的魂儿就让你勾走了!”

那双蒙上浓厚欲望的眯眼向我逼近,同时,一只手抚上我的大腿——狼子野心瞬间袒露。“你把我看成啥人了?”“还用说吗?我把你看成爱人啊!”我冷哼。“是吗?那你打算啥时候离婚娶我啊?”“你说啥时离我就啥时离!就怕你忽悠我,我离了你却不离!”

“忽悠不忽悠,等你离了再说!我先告辞了!”往后一退,铁塔似的身材把门死死地倚住:“小雅,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情人,我保证把你调进广电局,再把你父母住的那套房子送给你,还保证让你过上优越的生活!”

他描绘的前景像一个色彩斑斓的梦,让我迷失。女人,谁不希望孩子受最好的教育?谁不希望父母有安逸的晚年?谁不向往体面的工作?谁不向往高品质的生活?休闲时,穿上品牌服装去美容、去健身、去购物,或在家里听音乐、喝咖啡、看有品位的书。而所有这些,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怎能实现?我是个平凡女人,我也有追求美好的天性,我对金钱也有热切的渴望!这一切,就像一只飞鸽儿,忽然飘落在我眼前。是的,只要我顺水推舟,只要我半推半就,只要我闭上眼睛……

“来吧,宝贝儿!”狡猾的滕云青捕捉了我瞬间的犹豫。他将我拦腰抱起,然后走到里间。

养女

刘洁



“谢谢您的器重。我很喜爱自己的工作,暂时还不想调动。”“有点追求好不好?一个小工厂播音员有啥前途?如果你真那么喜欢播音,我就把你调到广电局。”

“你不用这种眼神儿看我,这事儿小菜一碟。知道广电局局长是谁吗?我舅舅!再说了,你比那几个主持强多了,外貌比她们漂亮,气质比她们高雅,你在这个破厂是暴殄天物!”